

## 老照片留下的念想

林国强

人有念想,而我的念想是从一张张老照片中升华的。

闲时,我常翻看父母生前在一起合影照片以及父母与我们兄妹的全家福。那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全家人一起到照相馆拍的,纯黑白、小尺寸,捏在手里供端详的那种,照片上的父母和我们兄妹或坐或站,或单人或父母合影,或骑马木,或开小汽车。有照片簿夹着、已经微微泛黄了的那种。我一张张捧起来细细地端详、品味着,回忆中弥漫甜甜的酸酸的气息。

老照片是家庭档案中最具承载性的记录。我还发现几张母亲年轻时代的黑白小照,照片中素颜的母亲端庄、幸福地微笑着,眸子里是纯真的憧憬。更可喜的是,其中竟有五张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穿军装与战友们一起合影的照片,军人最英武的一面被摄影师表现得淋漓尽致,手握短枪的父亲多么年轻,多么意气风发!这是他年轻时唯一的五张照片。我惊讶之余又惊喜无比,不禁潸潸。而照片中的父亲母亲始终只微笑着,不语。

尽管光阴流转,风蚀剥落了影像,但人的记忆永存。每每看这些老照片,我总怀着特殊的情感。老照片凝固了历史瞬间,会让人感到历史原来如此亲近。那时,父母年轻,妹妹活泼,面对镜头胆怯的不会笑的我,样子有点傻。而且全家福、我与妹妹的照片都被夹在书

桌玻璃下、曾挂镜框里上了墙供很多人欣赏。直至今日,我发现,纵然时间总以其残忍的方式为人间一切打磨,以至于天荒地老,亲人远去,温馨无觅,自然谢尽。而父母,其人其照片,却持久地美丽着,在静静地凝视中,成了历史的见证。于思量中觉出了悠长隽永的意味。

我那时十几岁的年纪,眼神清澈,神态青涩;明显摆拍的姿式,配合那傻傻的笑容。初中毕业时,我就照了这样的一张黑白小照,现在回看又好玩又可贵。好玩的是稚气,可贵的还是稚气。时过境迁,才感觉到老照片留下的念想儿最多。

那年乔迁新居,在整理老相册上儿子成长过程的老照片时,我看了很久,于回望中感念生活、体味快乐。小儿的照片可谓多矣。记得当年我在当知青时才有了第一张彩照,那是和一个队里的青年农民朋友合影,青涩之态自不必说,我的这张彩照纯属写实派,不似现在的那么后现代。青年时代的剪影当初被父母异常珍贵地夹进相框欣赏之,却浑然不觉江南潮湿的空气在缓慢侵蚀着相片中的人儿,并终于销魂蚀骨于岁月的无形。如今旧时影像存留不过数张,因年久发黄难以弥补,至此成为心底失落的痛。

若干年前,同城的高中同学搞聚会,合影照片上,旧友新貌,凝固的是影像,流转的是岁月,拂一拂似乎风轻云淡,思量起来岂止浓睡难消残酒?说是风景旧曾谙,

也只是从一段楼梯、一棵杨树、一抹流云中依稀辨出昔日的青葱。每每翻看不由得感叹,感叹后独自遥想昔日同学年少,今血仍未冷,二十年后再相会!这些老照片,正是那个年代的底色,也是时代特色,更是生命的原色。恰如香港女作家张爱玲在《连环套》中感叹:“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

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一个镜头,就是一个故事;一张照片,凝聚一分真情。翻看老照片,去寻找逝去的青春、岁月的足迹,探究时间都去哪儿了?也让人感受到失去的年华美好,记录着你身边有关和无关的人与事,它们施施然走过,提醒你的存在,给你多了一些怀旧和感叹的机会。在记忆里历久弥珍。



浪石古民居

罗理力 摄

## 父亲的“微心愿”

刘德凤

这几年,父亲几乎每天都过问我女儿的学习情况,经常在她耳边唠叨学习的重要性,还夸下海口:“你只要考上一中我就奖一台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虽然是女儿的梦想之物,但外公经常在她耳边唠叨,她极不高兴,经常跟我投诉:“妈,你管管吧,外公太啰嗦了,他那几句话天天说,不烦呀。”

我也觉得父亲太啰嗦了,幸好我小时候他长期在外打工,成绩不错根本不用他担心,否则我也要被他唠叨出病来。在我看来,孩子的成绩并没有快乐重要,一个人情商高,反而比智商高有用些。有时候便提醒他,别把孩子管太紧了,他总是拿做家长的威严,斥责我:“知识最重要,你们年轻人懂什么!”

我真的不懂,他为什么就对女儿的

成绩这么重视呢?还常常念叨我们县城的重点中学——汉寿一中,希望女儿考上它,也实在不懂,为什么他闲的时候就喜欢坐在女儿的书桌上,写写画画?我起初认为,父亲只不过是好面子而已。要是女儿考上一中,他又多了一项炫耀的资本,多好呀。

“我那时候成绩特别好,老师们都推荐我上一中,但村里干部说我成分不好,一中没念上。你现在遇上好政府,好政策,考得好还能免学费,你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一中啊。”我刚推开门,听见父亲对女儿这样说。

这些事,父亲一点都没有跟我透露过,我好奇极了,随口问道:“爸,咋回事?”

许是父亲喝了点酒,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原来那时候读书是层层推荐的,地主家的孩子很少有机会上高中,相反,贫下中农的孩子

上学的机会却大得多。不巧的是,父亲家里,因为有一块亲友转赠的山林,被划为了地主成分。父亲班上总共有两个读一中的名额,学校领导考虑到父亲的成绩确实优秀,便将其中一个名额给了他,但村支书觉得父亲家的成分不好,是地主,他读书的名额,最后被一个女生顶替了。那个读了一中的男生,后来一直教书,生活过得不错。而没有读成书的父亲,只得在家务农,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广东打工。在农村生活的艰辛,再加上因为读书不多生存的艰难,父亲一直对当年没能如愿读书而心生遗憾。虽然我考上中专,但依然没有念过一中,他便将希望寄托在我女儿身上,所以一直叮嘱我的女儿要好好学习,就是希望她能圆他的梦。

听完父亲的一席话,我顿时豁然开朗,知道他的不容易,也感觉到他与命运顽强抗争,才看出这个普通的老人,也曾经有一颗不屈的心,而女儿也懂得,该好好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把书读好。她说她会替外公圆这个梦。

而我,我会多理解父亲一点,让他的晚年生活更快乐些。

## 与雪有关

陈海金

话题一回到故乡  
时光的碎片  
就纷纷扬扬飘落  
遥远有多远  
一张褪色的照片  
只能以片片思念解读  
关于漂泊  
行囊是一弯残月  
掰下一片  
就能照见袅袅的炊烟  
篱笆墙 柴堆  
再掰下一片  
老屋越来越矮  
母亲的皱纹越来越密  
父亲的几声咳嗽  
震得一个归期  
摇摇欲坠

## 种一缕春风

李金印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每到春风拂面时节,我喜欢哼唱这首老歌,想起那些会把春风种在自己心田的人。

母亲常说舅舅是福将,遇到磨难,总能化解。舅舅上中学时,成绩优秀,大学势在必得,可他赶上国家特殊时期,停止高考。在别人长吁短叹的时候,舅舅挥一挥衣袖,告别学校,进了工厂。当然,工作的同时,舅舅没有放下书本。命运怎忍心不给这个熬夜苦读的青年一个机会?恢复高考之后,舅舅第一批考入大学。大学之后,舅舅以懂技术的大学生身份再次进入工厂时,受欢迎得很。不过,不幸再次来袭,工厂倒闭,舅舅下岗。没有半丝抱怨,舅舅潇洒地离开。没了工作,舅舅索性自己创业,虽一路跌跌撞撞,但皇天不负苦心人,舅舅如今已是一家中型机械厂的负责人。

其实,舅舅哪里是福将呀?在他的人生路上,有很多困难与坎坷。他之所以能踏平坎坷,顺利前行,只因他的乐观与坚强。舅舅就是一个在心里种下春风的人,他的春风,就是面对困难时乐观的态度与坚强的意志。

祖母也是一个会种春风的人。种在她心里的春风曾经温暖过许多人。她经常把衣食分给乞讨者,她常常放着自家的活不干,去照看邻家的小孩,哪个家庭有了困难,她不是安慰者,便是援助者。祖母是一个大字不识旧式农家妇女,可种在她心中的那股春风却暖意融融,那是股乐于助人春风呀!

同事点点是个很会生活的女人。除了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外,她还经常请自己吃饭、喝茶、听音乐。记得有一次,一大早,送花小哥便捧着一束百合,在我们无限艳羡的目光中,点着她的名字送来。我们忍不住问,这么一大束花,谁送的?“我自己!”在我们惊异的目光中,她笑得春风荡漾,“女人嘛,要对自己好一点!”她告诉我们。

无疑,点点的心中也是有春风万缕的,那是她自己种下的,无时无刻不在温暖着她自己。

在这个暖意融融的季节,我们也撷一缕春风种在心里吧,用它去暖透人生,笑对困难,用它去暖遍世界,帮助他人,用它暖了自己,善待自己。“种桃种李种春风”,当我再次哼唱起来时,春风漾在我心里。